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春阿氏謀夫案 第十三回 沒奈何存心盡孝 不得已飲淚吞聲

話說三蝶兒正自情思縈逗，纏綿固結之時，忽有人背後走來。拍的一聲，拍了三蝶兒一掌，笑吟吟的道：「你在這裡作什麼呢？」三蝶兒嚇一跳，回頭看時，不是別人，卻是麗格。

三蝶兒道：「你這孩子，嚇我一跳。你這會自哪裡來？」麗格請個安道：「我跟我姨兒一同來的，來了這麼好半天，總沒見你。大哥哥說許是出去了，他慌手忙腳，便出去找你去了。誰想被花兒遮著，你在這兒發怔呢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拉著三蝶兒的手，回到屋裡。果見德大舅母與德氏坐在一處，唧唧噥噥說話兒呢。三蝶兒請了個安，問了回好，拉著麗格手，坐在一旁，談講些紮拉扣繡，一切針黹的話，一會又回到屋裡，看了回三蝶兒的活計，格要剪個鞋樣，三蝶兒拿了剪子，慢慢的替她剪。忽德氏掀簾道：「姑娘，你回頭收拾收拾，同你舅母一齊走，你大舅想你了，叫你住去幾天呢。」三蝶兒答應聲是，想著家裡沒人，母親怎麼開放，莫非與哥哥議定，有什麼事情不成？忙的放了樣子，出至外間，笑道：「舅母接我，我本該去。只是我奶奶近日一寒一暖的，有些不舒服。索興等我奶奶好了，不用舅母來接，叫我兄弟送我去，我再多住幾天，你想好不好？」德大舅母未及答言，麗格插口道：「那可不行，去也得去，不去也得去。」說罷，不容分說，拉了三蝶兒進去，強令她梳頭。德大舅母道：「這麼大姑娘，別不聽話，趕緊歸著歸著，差不多就該走了。」說罷，與德氏二人，又至外間屋說話去了。這裡麗格又忙著拿瓶子取梳頭油，又替三蝶兒去溫洗臉水，前忙後亂的，鬧個不了。三蝶兒放了木梳，笑吟吟的道：「謝謝你費心，天這樣熱，我不擦粉了。」麗格直意不聽，一手舉著粉盒，笑咪咪的道：「姐姐你擦一點兒罷。不看老太太，又碎嘴子。」說著擠身過來，幫她取了手鏡，又幫她來縫燕尾兒。三蝶兒道：「咳，小姑奶奶，你要忙死我。我的燕尾兒，不用人家縫。」說著，接過絲線，自己背著鏡子，慢慢縫好。麗格笑道：「敢情你的頭髮好，我有這樣頭髮，也能叫他光溜，不但沒有跳絲兒，管保著蠅落上，都能滑倒了。」說著，拿了粉撲兒，自己對著鏡子，勻了回粉。又把自己的燕尾兒，整了一回，等著三蝶兒梳完，又催促她換衣裳。兩人在屋裡亂成一陣，半晌見德氏進來，問三蝶兒道：「你瞧她這分忙，忙得我抓不著頭緒了。」麗格笑道：「你還說我哩，不是這樣忙，管保這時候連頭也不能梳定，怪不得大姑媽說你，日後若有了婆婆，瞧你受氣的罷。」三蝶聽了，哪裡肯依，過來便要捶她。

德氏攔住道：「別鬧啦，快些走罷。」麗格見勢不好，亦笑著跑了。三蝶兒把手使木梳，零星物件，包了一個包袱。站在棹子一旁，蹙著兩道蛾眉，帶有萬分為難的神氣，德氏道：「這麼大丫頭，你是怎麼了？」三蝶兒把眼圈一紅，趕著背過臉兒去，假意去整理頭髮。德氏又問道：「到底是怎麼了？」三蝶兒把眉頭一皺，拿出手帕來，擦了眼淚，淒淒慘慘，叫了兩聲奶奶。德氏不知何事，氣得坐在椅上，咬牙的發狠道：「又怎麼了？」三蝶兒含著眼淚，嗚嗚啞啞的道：「奶奶作事，不要背著女兒。」德氏怒嚷道：「有什麼瞞心昧己事，背你辦了？」

嚇得三蝶兒一跳，疾忙跑過來，站在德氏面前，噙淚央告道：「奶奶別生氣，女兒說的話，句句是實。叫女兒站著死，我不敢坐著死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吁吁喘氣，著實傷慘。德氏三焦火起，推了一掌道：「不能由著你。」說罷，頓足走出。

德大舅母、麗格皆在院內相候，不知房裡何事，疾忙跑來，見三蝶兒背著臉，坐在炕沿上，斜倚著炕棹兒，噙上不祝德大舅母道：「姑娘，又怎麼了？難道是不願意去嗎？」麗格亦搶步過來，掖著三蝶兒手腕，替她擦淚，連聲歎道：「都是我的不好，又叫姐姐挨說。」三蝶兒低下頭去，醒了鼻涕，哽哽咽咽的道：「舅母走舅母走吧，外甥女不去了。」剛到說此，德氏又自外進來，氣昂昂的嚷道：「你愛去不去，牛兒不喝水，不能強按頭。」說著，摔下煙袋，坐在椅子上，一面生氣，只聽拍拍兩聲，自己在自己臉上，抽了兩掌，又要摔下陳設。嚇得德大舅母慌了，過來把住手腕，按住棹上傢伙道：「姐姐怎麼了？這不是叫我為難，叫我著急嗎？去與不去，但憑她的心，她大舅接她，因為想她，姐姐因此生氣，豈不給我娘兒倆不得下台嗎！」德氏哼哼氣喘，氣得話亦說不出來。三蝶兒亦驚慌失色，連忙跪在地下，扶著德氏兩膝，哭喊求饒。麗格更不得主張，猶以為方才說笑，德氏氣了呢。一手拉起三蝶兒便與德氏請安，連把大姑姑，叫了數十聲，口口聲聲的道：「我姐姐沒有不是，都是我鬧的。」又向三蝶兒道：「姐姐不去，是給我沒臉。」說著，請下安去。三蝶兒掩淚還禮，口裡嗚嗚濃濃，話亦說不清了。忽被德大舅母一把拉丁出去，麗格亦隨出勸解，連連與三蝶兒陪錯，笑吟吟的道：「剛擦的粉，眼淚又給洗了。」

說著，接過包袱，掖著三蝶兒便走。又向屋內笑道：「大姑姑別有氣了，改日再給你請安罷。」說著，竟自走出。三蝶兒奪了袖子，轉身又回裡屋，勸告母親道：「女兒再不敢了。」

隨說著，眼淚簌簌滴下，請了個安。德氏只顧生氣，連正眼亦不瞧。德大舅母無法，只得勸解一番，請安告別。德氏沉著臉道：「到家都問好，我也不送了。」三蝶兒把眼淚擦淨，跟隨舅母走出。一面走，麗格與德大舅母極力排解，無奈三蝶兒心事，旁人不知其詳。麗格與德大舅母勸解，皆是好意。三蝶兒一面答應，又極口遮飾，只說母親脾氣，叫人為難的話，麗格當作實話，亦只過去了。

傍晚到了德家，吃過晚飯，德大舅高高興興，叫了兩個瞎子來，唱了半夜的曲兒。三蝶兒心中有事，無心去聽。後唱到藍橋會，傷心的地方不覺心神動搖，坐臥不穩。想起昨日在家，聽聽西廂記來，愈加十分傷感，轉身回到屋裡，躺在炕上垂淚，麗格亦追了進來，笑問道：「姐姐你暈了麼？」三蝶兒也不答言，頭向裡只去裝睡。麗格亦卸妝淨面，揣度三蝶兒心裡，必是因為嘔氣，想著傷心，乃勸道：「今天的事，都是我招來的。」

論來你也不好，說你一聲婆婆，你也值得那樣，莫非你的婆婆，我就說不得嗎？」三蝶兒啞道：「你還說呢，若不是你，何致那樣呢。」麗格陪笑道：「好好的，為什麼要打我？莫非因我說你，動了你心尖不成？」三蝶兒呸了一聲道：「我告訴舅母去，你這麼跟我上訕，可是不行。」說著，穿鞋下地，往外便走。麗格不知要怎麼樣，心下也慌了，忙扯住三蝶兒道：「好姐姐，我一時走了嘴，再也不說了，你別告訴去。我再敢說這樣話，叫我嘴上長疔。不然，就爛了舌頭。」正說著，只見德大舅母進來，催她姐妹睡覺。說趁著涼快，明兒好早些起來。

麗格一面答應，一面嗤嗤的笑。三蝶卸了頭，坐在椅上發怔。

一會又抹抹眼淚。一會又醒醒鼻涕。麗格躺在炕上，又是好笑，又是納悶。又恐三蝶兒惱她，隨笑道：「姐姐你不用惱我，你心裡事，滿在我心裡呢。」三蝶兒冒然一聽，心中暗吃一驚，隨笑道：「我眼睛不好，白天怕風吹，黑夜怕燈亮兒。」隨說，又用手巾擦眼。麗格冷笑道：「我知道，八成是要起針眼。記得去年，你在玉哥哥家裡，就是這樣嗎。」說得三蝶兒又一怔，遲了半日道：「我幾時要長針眼，被你知道了？」麗格道：「你每遇哭時，就說要長針眼，我怎的不知道，」三蝶兒聽了此話，邊腮帶耳，俱都紅了。麗格又坐起笑道：「你看我記性好不好？」三蝶兒點點頭，想著自己心事，大約瞞不過去，隨笑道：「你是昏天黑地，只知說笑湊趣，哪知人世間有為難事呀。」

說著，把眼圈一紅，又欲掉淚。麗格恐其傷心太過，下地勸了一回，兩人到回鼓以後，方才睡下。三蝶兒背過臉去，猶自傷心，直到東方大亮，亦未合眼。

話休煩絮，這日德氏母子，自從三蝶兒走後，去向舅舅家住著，已把她的親事，說成八九。這日常祿休息，約定冰人普津，在家相見。母子商議半日，知道三蝶兒性情，倘若知道此事，必鬧麻煩，不如與普津見面，要過八字貼兒來，先去合婚。

好在男女兩頭兒，彼此都認得，不必重來相看。正好是先放小定兒，將來能信過禮，再放定禮不晚。當時把事情議妥，及至普津到來，亦是滿口應承，極力擔保，許著將來通信，必要個鮮明榮耀，男家是開通人，合婚不合婚，倒是未節。德氏道：「那可使得不得。合婚是要緊的，雖然他大像相合，倘若有點兒波瀾兒，兩家都不好。將來有口舌，你也得落埋怨。」說著，把生辰八字貼，

遞給普津。普津笑著接過，又把男的八字貼，遞與德氏，笑著道：「嬌娘高見。這倒是很好的事。」當下三言五語，把親事說定，約著十日後，來取八字貼兒。合得上就放定納彩，合不上則作為毋庸議。這也是三蝶兒命裡，合該如此，男家合婚，說是兩無妨害，德氏合了婚，又細與男女兩人，課了回生辰八字兒，俱說是上等婚姻，夫婦能白頭到老，享壽百年。男的是當朝一品，女的是浩命夫人。一個是天河水命，一個是霹靂火命。兩個人水火相濟，可望興家。這一套油滑口脛，說的德氏好不高興。想起經年算命，自己奔忙一世，應靠女兒福氣，才能享福。如此說來，真個不假，即日把合婚相配的話，告知普津，又令兒子常祿，去小菊兒衙門一帶，打聽女方的行為，以免過門後女兒受氣。常祿又探聽多日，回來報告母親，說春英為人極其樸厚，外間因其樸厚，笑他憨傻。我想這門親事，卻可以作得，德氏點點頭，本來為慎重婚姻起見，今聽常祿一說，更覺放了心。次日即令常祿告知普津，又把這件事，告知同族人等，並幾家至近戚友，大家均極贊成。德氏更覺喜歡，這日中秋已近，屈指算著三蝶兒已在德大舅家住了一月有餘，正欲去接，忽有德大舅母送來，麗格亦隨了回來，又在德氏家，住了幾十日，然後去了。從此常來常往，有時德大舅母來接三蝶兒，麗格亦來回住著。

光陰荏苒，時序如流。不知不覺間，轉過一個年頭來，正是新年正月，文光家裡，因張羅娶幾媳婦，托囑冰人普津，來往撮合，定於元宵節後，通信納彩，三蝶兒一概不知。是時因為逛燈，正在德大舅家閒住，忽見母親來接，德大舅母亦催她回去，想其來時，本說多住幾天，今忽來接，三蝶兒很是納悶。

又見德大舅母，面帶笑容，不免狐疑起來。以為母親來意，必為自己事情，有人相看，心下不由一酸，眼圈亦立刻紅了。麗格冷笑道：「姐姐回去罷，明天我還去呢。一來給姐姐道」說到此處，德氏瞧她一眼，麗格拍手而笑，往下便不言語了。

三蝶兒看此光景，知是有事，遂歪身坐在椅上，一聲大氣也不敢出，低頭擺弄衣襟。眼淚滴滴掉下，猶如斷線明珠，雙雙失墜的一般。德氏催她梳洗，三蝶兒怔了半日，仍是使性生氣，不願回去。急得德大舅母連連跺腳，明知放定，而當在德氏面前，又不敢說。麗格是天真爛漫，心裡存不住話，叫了德大舅母出去，問明所以，又進來笑道：「姐姐走罷，過後兒我來接你，你不回去，豈不叫大姑姑生氣嗎？」三蝶兒低著頭，裝作未聞，揭起衣襟，擦抹眼淚，一時衣襟衣袖，俱都濕了。德氏與德大舅母賭氣走出，只說道：「趕緊收拾，天可不早啦。」

麗格答應一聲，彷彿哄小兒的一般，來哄三蝶兒。連把姊姊叫了好幾聲，又笑道：「我陪你一同回去，你看如何？」三蝶兒把頭一扭，反倒嗚嗚哭了。麗格扯著手腕，一手取了手帕，替她擦淚，費了好半日口舌，方才勸祝一時德氏來催，麗格連說帶湊，幫著三蝶兒先把包袱包好，又勸她擦淨眼睛，不哭喪著臉。三蝶兒也不答言，兩眼直勾勾，猶如傻子一般，隨著德氏去了。這裡德大舅母甚不放心，次日便帶了麗格，去看三蝶兒，又好幫著德氏預備放定的事。

德氏把女兒接回，本想是歡歡喜喜，好預備明天喜事。不想三蝶兒回家，兩眼直瞪瞪，愕了一夜，德氏睡在一旁，一夜不曾合眼，暗想女兒心裡，必為著聘與別家，心裡不樂。此時若說她幾句，恐怕越羞越惱，急出瘋病來，如何是好。越想越為難，深悔一時氣忿，不該因為小節，錯過婚姻。然事已至此，追悔莫及，只有變個方法，瞞哄一時，別叫她中了迷症，尋出短見來才好。主意已定，催著三蝶兒起來，張羅梳洗。三蝶兒迷迷瞪瞪，高聲答應一聲，下地便走。德氏一把揪住，按在一張椅上道：「你不在這裡梳頭，要往哪裡跑？」三蝶兒聽了此話，抬手便去拆頭。德氏見此光景，不勝著急之至，又是酸心，又是後悔，當時萬感交集，揪住三蝶兒膊膊，淒淒慘慘的叫聲寶貝兒，隨著便心肝兒肉，哭了起來。三蝶兒楞在椅上，半晌無言。常祿聽了哭聲，趕急跑過來，不與母親何故，這樣傷感，一時常祿也回來了，兩人勸住母親。一見三蝶兒如此，不由亦著了慌，常祿說去接舅母。常祿說：「先去接嬌娘。」德氏亦急得發愕，不知怎樣才好。

眼看著天將下午，新親放定的人不久來到。三蝶兒坐在屋裡仍自發楞，急得德氏、常祿，來回轉磨。忽見德大舅母帶著麗格進來，常祿忙得迎出，顧不及請安問候。先把妹妹發迷，大約是伴狂瘋病的話，述說一遍。德大舅母嚇了一愣，不知德氏道喜，先到屋裡來瞧。麗格亦跟著進去。因恐新親來到，措手不及。先囑說快給梳頭。麗格亦脫了長衣，打了一盆溫水，按著三蝶兒頭髮，叫她洗臉。三蝶兒胡亂洗過，麗格又替她敷粉。德氏站在地上，一面學說，一面流淚。急得德大舅母手足失措，忙了掃地，又忙著抹掉子。常祿與常斌二人，約了兩個幫忙的廚子，伺候早飯，大家胡亂吃過，靜候新親到門。三蝶兒把衣服換好，仍是癡癡憨憨的，坐著發楞。麗格也不知何故，納悶不止。後見德大舅母喚了德氏出去，姑嫂坐在外間，唧唧噥噥的，咕嚕半日。德氏哭著道：「事到如今，我倒沒有骨肉義氣了，誰想這孩子，這樣認真呢。」說到此，聲音漸細，麗格亦聽不清了。半晌德大舅母道：「我不敢抱怨姊姊。當初你就想錯了，哪有吐出口話來，再又變卦的，幸虧兩個好孩子，不然生出緣故。」說著，亦聲音低下，聽不真切了。德氏掀了簾子，望著麗格點手，麗格忙得出來。德氏悄聲道：「你不要言語，好歹把今天的事瞞哄過去，過後兒我細細跟你說。少時新親到來，千千萬萬，別提你姐姐的玻」麗格一聽此話，不知何事，只得點頭答應。德大舅母道：「這麼辦罷，你歇歇兒去，我有法子。」說著，走進屋去。麗格不解其意，也要隨著進去，德氏連連搖手，麗格只得站祝看著德氏面孔，這樣驚慌，不知三蝶兒之病從何而起。隨向德氏探問道：「到底我姐姐是什麼病？」德氏聽了，不知怎樣回答，由不得眼辣鼻酸，滴下淚來。扯著麗格袖子道：「提起話長。大概你也許知道。」

說道，拉了麗格手，去向別屋坐著。不想天已正午，一起一來的來些親友，急不能說。麗格已猜明八九，只想著事太離奇，哪有女兒家，這樣想不開，這樣死心眼兒的，放著闊婆家不願意，嫁個窮漢子，有什麼希圖呢？想到這裡，忽把當日三蝶兒見了玉吉的光景，想了起來。心裡跳了一回，又納悶一回。以玉吉那樣窮，三蝶兒還這樣誠實，真是令人欽佩。轉又一想道：「三蝶兒為人，不至有這樣思想。必是孝敬母親，疼兒愛弟，不忍離別骨肉的傷感。」左想右想，越想越怪。想來這樣情景，必有極痛心的事了。

正自納悶，忽見常斌進來，同了一群女眷，德氏亦陪了進來。一一與麗格引見道：「這是九姑姑。這是十姨。這是八舅姥老。這是三姐。那是二妹。」麗格挨次請安，初次相見，認不清誰是誰，只是胡亂坐下，讓煙讓茶。工夫不大，聽只門口外，鶯聲亂叫，主新郎說好。有的說，饅頭齊整，主家室和諧的。大家亂亂哄哄，齊出迎接。只見一抬一抬的，往院裡抬彩禮。小孩們爬頭爬腦，又說又笑。兩位放定的女眷，自外走來。

這裡親友女眷，著雁行排列，由街門直穿卜房，左右分為兩翼，按次接見新親，從著滿州舊風，皆以握手為禮。普津在前面導引，先與德氏請安道喜。德氏是舉止大方，酬對戚友們，向極週到。此日因三蝶兒鬧得話亦說不出來了。普津道：「大娘是見事則迷，難道連新親家太太，也不認得了嗎？」大家聽了此話，俱都掩口笑了。原來放定的女眷，不是別個，一位是新郎的嬌母鄒氏，一位是新郎之母、文光之妻、前文表過的托氏。

鄒氏在前，托氏在後，挨次與眾人見禮，蜂擁入房。先在外間暫坐，眾人左右相陪。談論這門親事，實是天緣湊巧，前生造下的婚姻。有認識文家的，隨口便誇贊新郎，又贊美三蝶兒的容貌及其針黹。只有德大舅母一人，皺著兩道眉毛，來回亂跑，送過來兩碗糖水，勉作笑容道：「這是向例的俗禮，兩位親家太太，漱一漱口罷。」說著，普津、常祿二人，自外進來。普津在前，捧著一柄如意；常祿在後，托著首飾匣子。兩人把物件放下，請過德氏來過目。托氏剛欲說話，普津道：「我替您說罷。這是我大哥大姐，給這裡我妹妹打的粗首飾，合樣不合樣，時興不時興，等著過門後，自己再變換去。」說著，把匣蓋揭開，一一指點，又向常祿道：「你倒是替替我，把衣服拿過來呀。」常祿把衣服送過，又去打發喜錢，不在話下。

這裡德氏等看了過禮物件，麗格等揭起門空虛，請了鄒氏、托氏等進去，一屋子煙氣騰騰，並無旁人，只有三蝶兒一人，靜悄悄坐在炕上，目不轉睛的呆呆楞著，望著眾人進來，並不羞澀，仍自揚著臉，望著鄒氏癡笑。鄒氏不知底細。很覺納悶。

只可與嫂子女子謙遜一回，按著行聘成規，安放如意。托氏也不知其故，只道是女大心大，不顧羞臊了，當時用四字成語，說了幾句吉祥話兒，什麼吉祥如意咧，福壽綿長咧。鄒氏亦一答一和的說道：「吉慶有餘，白頭偕老。」一面說，拉過三蝶兒手腕，

帶了鐺子。又笑著誇贊道：「這姑娘模樣好，手也這樣秀嫩。瞧瞧這手上指甲，有多麼長埃」說著，把禮節交過。

同了瘦子托氏，仍然歸坐。德氏心中有所感，此時千頭萬緒，聚結一處，見了女兒如此，亦覺後悔，由不得眼中垂淚，坐在一旁哭了。麗格亦因姊妹情重，看著三蝶兒瘋癡，很覺難過，當時亦眼辣鼻酸起來。眾人見德氏一哭，想著慈母之心，自幼兒嬌生慣養，到得女兒長成，只要聘禮一到，就屬別姓家的人了。俗語說：娶婦的添人進口，嫁女的人去財空。想到此處，亦各傷心流淚。此時滿屋的人，你也哭，我也哭，把個良辰喜事，繁華熱鬧之場，鬧得悲悲泣泣，成了舉目生煩的日子了。

只剩德大舅母尚能扎掙得住，一面陪著新親，一面叫常祿、常斌並親友家幾個小孩子，把那龍鳳呈祥的貼匣，安放一處。把那喜酒饅頭，收拾起來。忽一人紮撒兩隻手，自外走來道：「常大弟，你再給我幾個錢，門外念喜歌兒的，又來了兩個。」

常祿一面灌酒，掏了幾個錢，那人拿著跑去了。普津把貼匣接過，拿出個紅紙條來，勸著德氏道：「大娘不用傷心。俗語說：男大當婚，女大當配。誰家有姑娘，誰也不能在家過老，況你親家，准保疼愛媳婦如同女兒一樣。你乃一時想了，你就乃時去接。」鄒氏插言道：「姐姐放心。我們兩下裡，如同一家子人。今後做了親，越發要近乎了。普大哥說的好，你乃一時想了，你就乃時去接。」德氏抹著淚，連連點頭。托氏亦接口勸解，好容易才勸住了。普津把手巾字貼，遞於德氏，笑著道：「這梳頭上轎的方向時刻，要仔細，不可忘了。」德氏顛顛巍巍，一手接過道：「大爺費心。你這麼跑前跑後，我實不落忍。」

素日大媽待姪兒們有什麼好處哇。」說著，把貼兒收起，正欲與普津道窮，忽見托氏站起，告辭要走。大家一齊站起，隨後相送。普津笑著道：「我也回去。今天橋兒上，有個約會兒。」

沒著，隨著眾人，咚咚跑去。常祿隨後便追，死活叫他吃完飯再走。普津直意不肯，這裡德大舅母等，歸束一切，顧不得三蝶兒怎麼樣，只去酬應親友，催著擺晚飯。德氏見女兒如此，不便聲說，只好等親友走後，再作計較。當下把常祿喚來，母子開箱倒櫃，先把定禮衣服收藏起來，直鬧到日已沉西，所來的親親友友，一起一起走了，才得休息。

晚間與德大舅母商量，說三蝶兒的病啊，可有什麼治法呢？

德大舅母歎道：「這也難說。究竟什麼病，我也看不出來，雖姐姐那樣說，我終究也不能信。我想這孩子並不糊塗，若說她心高性傲，倒是不假。去年他大舅生日，她跟我談過心。依她的心思，總想給哥哥兄弟，好歹先娶了親，無論怎麼不賢，母親也有人扶侍了。論理這孩子說話，很有見識，姐姐很該應允才是道理。一來是孩手孝心，二來孩子出閣，姐姐也有人扶侍，樂得不多等二年。何苦這麼早，逼迫孩子呢？」德氏聽到此處，歎了口氣道：「噯，我的心事，你哪兒知道，」說著，眼淚婆婆，歎息不止。德大舅母勸道：「姐姐不必著急。我看著不要緊，十成占九成，是衝撞什麼了。去年他大舅生日，不就是這樣兒嗎？」正說著，麗格進來，說三蝶兒吃下藥去，已經睡了。德氏驚問道：「吃的什麼藥？能夠這樣。」

麗格紅臉道：「實告您說吧，我向來存不住話。你早晨告訴我，和我哥哥提。我看我姐姐很難過，找出去年的方子，叫我哥哥出去，抓了一劑藥來。」德氏聽到此處，噯呀一聲，道：「什麼方子？藥可不是胡吃的。」德大舅母聽了亦驚慌不止。

不顧與麗格說話，三步兩步的出來，喚了常祿，取了藥方一看：脈案是久病肝鬱，外感時邪，宜用分解之劑。因問常祿道：「你看這方子上藥，你妹妹可吃的嗎？」常祿又細看藥味，上有枇杷葉、知母、甘草等類藥，一面念著道：「這藥倒不要緊。方才藥鋪說，好人病人，全可吃得，大概是有益無損。」

德大舅母道：「這是什麼話！你怎麼也胡鬧呢。」說著，又埋怨麗格，不該渾出主意。德氏亦驚慌失色，跑到屋裡來瞧，三蝶兒蓋著紅被，香睡正濃。聽其呼吸，或長或短，有時長出口氣，口裡唧唧噥噥，嘴唇亂動，嚇得德氏、德大舅母俱著了慌。麗格見此光景，亦嚇得怔了。不想這一件事，卻也奇怪。

三蝶兒服下藥去，濃睡了一夜，屋子又熱，蓋得又重，出了一身透汗，漸漸好了。次日稍進飲食，覺得身子發倦，頭上發昏來。問她昨日的事，一概不知。德氏只得瞞起，姑且不提。

後聽院裡鷓鴣聲，呱呱亂叫，三蝶兒躺在枕上，亦漸漸明白了。

無奈事已至此，只得順從母命，將養自己身體，免致母親著急，常祿又請了醫生，開方服藥。不上五日光景，已見大痊。麗格方才放心，只是姊妹情重，一時捨不得別去，又住了十數日，方與德大舅母一同去了。這裡三蝶兒病癒，德氏把嫁女的事情，忙個不了。今日買箱籠，明日買脂粉，每日催促三蝶兒做些鞋襪衣服，預備填箱陪送。誰想三蝶兒心裡全不調然，終日叨叨念念，勸告母親道：「不要這樣白花錢。陪送多少，終久也是人家的。母親著這樣急，女兒實在不忍。」說話時非常誠懇，聲容慘切。德氏一待說完，早已滴下淚來。自己思前想後，似有無限傷心。三蝶兒亦放聲大哭，把近年家裡景況，述說一番。

又說年月怎麼難，哥哥兄弟怎麼苦，母親若聘了女兒，不顧事後的事，叫女兒如何能忍。越說越慘，德氏眼淚婆婆，見女兒這樣孝順，那愛惜女兒之心，益覺堅固了。自己決定主張，任憑她怎麼說，只這一個女兒，斷不忍辜負她。無論怎麼論，偏要個鮮明榮耀。生前疼愛兒女，死後也對得過丈夫。一來自丈夫死後，此是經手第一件大事，總要親親友友看得過去。二來常祿、常斌尚未定親，此時若嫁女太刻，必受他人指摘。將來兒子親事，亦不好張羅了。這是德氏心裡，一種疼愛兒女的苦衷。至是常祿心裡，亦合他母親一樣，想著父親已死，妹妹出嫁，是我母子們第一件要緊事，若不從豐置備，惟恐委曲了妹妹。心想我兄弟三人，僅有一個妹妹，設有父親在世，豈不比今日風光些。雖今日這樣為難，畢竟沒了父親，終是委曲的，想到此處，那孝母愛妹之心，不能稍減。自己拼除一切，只以妹妹於歸當一件至要至重的事。閒時常向母親說道：「父親遺產，都該是妹妹一人的。我等生為男子，不必倚靠祖業，好歹要掙衣掙飯，奉養母親。今日無論如何，請勿以破產為念，豁除錢糧米去，連兒子廳裡薪水，也爽快借些錢財，全數聘了妹妹，日後的事，自有兒子擔負，不要母親著急。」這一片話，說得德氏心裡，益覺難過。起初怕兒子不願意，故多留一分心。

此時常祿兄弟，反倒瞞怨母親，不肯為嫁妝花錢，所置的木器箱籠，常祿亦面前面後，嗔怪不好。簪盒粉罐，亦怨說不細緻。

鬧得此時德氏反倒為上難了。

眼看著春深三月，節過清明，先去墳上祭掃一回，然後與常祿計議，母子分頭辦事，又挨門按戶，敦請戚友，預備二十四日三蝶兒的喜事了。不想喜棚搭起，諸事已經齊備。三蝶兒的容消玉損，連日不進飲食了。比著前兩次的疾傻，益覺沉重。

不過有時明白，有時糊塗。有時說說笑笑，一若平常；有時哭哭啼啼，若臨大難。所來的親友，除去德大舅母、麗格尚可攀談，其餘的親友女眷。三蝶兒是一概不見。至日喜轎到門，院裡喜樂喧天，非常熱鬧。獨有三蝶兒心裡突突亂跳，彷彿身在雲霧中，不由自主的一般。扯住德氏哭道：「奶奶，奶奶，你怎這樣的狠心哪！」說罷，哽咽半日，往後一仰，不知後文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